



张锬

● 张锬 / 著

报告文学

选



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张锬／著

张 锬

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报告文学选



新登字（京）11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张锬报告文学选/张锬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1996. 9

ISBN 7-5033-0790-0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）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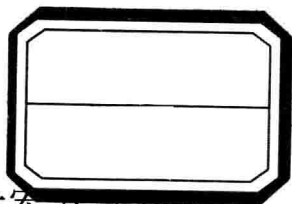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

字数:294 千字 印数:1—5,000

定价:17 元(膜)

精装:21 元

张锬报告文学选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情生方命笔，苦吟始成篇（代序）

报告文学，是报告，也是文学。它必须具有报告的真实性，也必须具有文学性，才会获得更广大的读者，才会有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。

什么是文学？我说不太清楚。说千道万，我觉得：凡是真正的文学作品，都离不开一个理字，一个情字，一个美字。理是思想，是主脑，是骨干；情是血液，是精髓，是肌肤；美是衣衫饰物，是各种必要的、恰到好处的梳理打扮。关于理，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；情和美，则容易受到忽视，以为文学作品毫无例外地都是感情的结晶，也毫无例外地都应该是美文，要有美的情操、美的意境、美的结构、美的文字。一篇文章只是把道理说清楚了，还不能算是文学，有理有情又有美，这才能构成一篇文学作品。

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，我是一个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的学习文学创作的人。实际上，我是很笨的。尽管我曾经自以为很聪明，十三四岁时，我冒名顶替参加过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，侥幸得了个第一名，以后又在报纸上发表过几首似

通非通的旧体诗，便愈发觉得了不得了。我们家的一位长辈，常拍着我的肩膀对人夸耀说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”！夸得我昏头胀脑。自以为我大概真是一匹千里驹了。在文学创作上探索了许多年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，终于懂得了我这匹自命不凡的千里驹，其实不过是一只小毛驴。我写过诗、写过小说、写过剧本、写过电影，都不见长进。因为每一次写作，都是为写作而写作，龇牙咧嘴地当作负担，累个不轻，连自己都不感动，怎么能感动别人呢？！

1980年，我受《当代》杂志的约请，去河南写一篇报告文学，在河南住了一两个月，跑了大半个河南省。一边跑，一边记下我想记下的东西。不知不觉间，便被许多新鲜事物打动了。那时的河南，正是拨乱反正、新旧交接的历史时期，有辛酸的血与泪的记忆，有正在前进着的脚步声，我又刚刚平反出来工作，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的事情，感情容易激动。采访原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时，他讲到自己参加革命四十几年，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。他坐过日本人的监狱、国民党的监狱，也坐过我们自己的监狱，最难过的，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监狱。因为心里实在委屈得不行。说着说着，他就失声哭了起来。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，我由他也想起了自己的遭遇，想起了我所熟悉的许多老前辈的遭遇，我们俩哭成了一团。一个已是白发萧萧的老人，一个则是刚刚平反的中年右派，泪水把我们的灵魂完全融合到一起了。那次采访像这样的事情我经历得很不少。所以后来写作长篇报告文学《热流》时，简直有着克制不住的冲动，写得顺手极了。不少章节，我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。

还有，海南建立大特区，我从主观上觉得这件事情太重

要了，我一定要写一篇有点分量的报告文学。我跟着现已去世的原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和梁湘同志一同去了海口，还和世杰同志一道从海口去三亚，又从三亚到了西沙群岛。表面上看来，该走的地方都走了，该看的也都看了，实际上采访的并不深入。等到写作时，才觉得脑子里全是空的。硬着头皮写了17000多字，回头一看，几乎全是别人写过的废话、套话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失望极了，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作。过了一年，我又去了次海南。这次我有意识地避开了省里的领导，一个人单独行动。有时直到深夜一点，我还要跑到海口街头外地年轻人开设的馄饨摊上吃馄饨，边吃边和他们海阔天空地神聊。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，心里觉得有了些底，仿佛可以写作了，但我还是没有写。因为，还有几位该采访的人没有采访到。比如雷宇。雷宇是个有争议的热点人物，他原是海南区党委的领导人，因为出了个汽车事件，犯了错误，被调离海南。可是老百姓仍然尊重他、怀念他。海南有个五公祠，供的都是历史上的清官，雷宇调走时，老百姓要再立个雷公祠。共产党的干部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就有人要给他立生祠，这可是件新鲜事。我读过一篇有关雷宇的文学作品，读着读着，止不住嚎啕大哭，我为雷宇的命运哭泣，也为美丽而又贫穷的海南哭泣，为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哭泣。写海南建立大特区的报告文学，见不到在建立大特区中立过功、也犯过错误、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雷宇，我这篇文章怎么写呀？于是，我又千方百计地在广州找到了雷宇，和他谈了一个晚上。这时，也只有到了这时，我才真正感觉到可以动笔了。于是，我写了报告文学《热岛》。这篇报告文学的完成稿只有8000多字，但是

我曾经为它三下海南，付出的感情分量确实是很重的。

我很羡慕那些下笔千言，倚案可待的才子。人的天赋和颖悟程度不同，我对他们无可厚非。但我太笨了，我不能那么做，我宁愿多花些功夫，用以补拙。我写的每篇报告文学，都要先做好足够的采访。《热流》的采访笔记有几十万字，《龙城赋》的采访笔记有五六本。新近完成的《在地球的那一边》和《重访美利坚》两篇日记体报告文学，原始素材和随手记下的笔记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两个大旅行袋；就连那几篇不太显眼的《国土散记》，每一篇的字数虽然都只有几千字，但我为写作它们所花费的时间，却往往要十数天以至数十天，有的还要跑上几千里路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还习惯于做苦苦的构思，通常都要搭上几个架子，甲乙丙丁，戊己庚辛，开中药铺，完全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一套。文章初步写好之后，再做无尽无休的修改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底子薄，文字不过关，所以每次写完后，我总要逐段逐句逐字地苦苦琢磨，哼哼叽叽地念个没完没了，直到自己觉得可以心安时，才重新抄写寄出。我的文章写得少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

情生方命笔，苦吟始成篇。这是我写报告文学的一点体验。我是笨人，只好采取笨办法。文学创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每个作家，都有自己不同的写作习惯，写作方法，不可能千篇一律。我并不希望每个写报告文学的人都像我这样去做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。我说的这点体会，就算是投下一块粗糙的石头，以吸引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切磋吧。

〔附记〕这是一篇1993年发表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上谈写报告文学体会的短文。编选这个集子时，因为要把它作为

代序，所以又多少做了些修改，把在那之后发表的作品，也做为例子引了进去。为了保持报告文学的真实感和时间感，除此之外，集子里其他各篇文章，均保持了发表时的原样。

1996 年夏于北京

目 录

情生方命笔，苦吟始成篇（代序）	（1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 一 辑

在地球的那一边	
——访美随记	（3）
重访美利坚	（78）

第 二 辑

热 流	
——河南漫行记	（135）
热 岛	
——三访海南纪实	（242）

第 三 辑

觉醒了的土地

- 凤阳纪事 (263)
- 龙城赋 (274)
- 上海，祖国瞩望着你 (300)
- 北京，你应该更美丽 (305)
- 愿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 (316)
- 千湖之省 (323)
- 从卫星影像图上看西北半壁 (331)

第 四 辑

“愿效老牛，为国捐躯！”

- 记卓越的科学家童第周教授 (343)
- 被历史推向浪尖的人们
- 常州漫记 (352)
- 胸 怀 (368)
- 向土地索取财富
- 访“国土经济学”倡导者
- 于光远同志 (387)
- 百事不成的“博士” (400)

一对科学之宫的探珠人	(417)
比 100 还要多的故事	(425)

第 一 辑

在地球的那一边

——访美随记

前 言

我们生活在地球的两端：中国，东半球；美国，西半球。在我们中间，隔着万里重洋，波涛浩淼。

我们离开得那么遥远，曾经有过那么多的隔阂和误解。我们又是那么贴近，两块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两国人民的交往从未中断。美国究竟是什么模样？那里的人民究竟在想些什么？做些什么？尽管已经有了不少报导，但这些仍然是我国读者颇感兴趣的问题。

1991年秋冬之间，我和我的一位同事，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委托，到美国去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·F·斯诺女士颁发“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”。半个多世纪之前，埃德加·斯诺和海伦·F·斯诺在中国人民特别艰难的时候，为了理解和友谊来到中国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，他们几乎成为我国几代知识分子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半个世纪之后，埃德加·斯诺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又在中美关

系面临新的考验的时候，为了理解和友谊去到美国，代表中国作家把海伦·F·斯诺应得的荣誉授给她。这无论是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作家之间的友谊或者对我们个人来说，都是极有意义的。因此，在去美国之前，我就做了准备，一定要把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，都尽可能翔实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，以便在回国之后整理发表，以飨读者。

一路之上，我抓紧所有机会这样做了。即使在高空飞行的机舱里，在颠簸不定的火车和汽车上，我也要努力地拿起笔来记下一些想要记下的东西。晚上回到旅舍里再加以补充，务使不致有太多的遗漏。有时写得兴起，还要发点议论，把与此有关的我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些杂想，也一并写了出来。写着、写着，不知不觉便写了厚厚一本。它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日记，而是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纪实性散文了。

然而，正是由于我对这部日记体作品过于重视，它却一直没能定稿。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里，我一次次地捧出它们，一页页地翻阅，想要再做些推敲，做些润色，却又一次次地被各种杂务所打断，甚至连从头到尾读完一遍都无可能。直到前不久，我才算有了一段完整的时间，把这部日记重新校阅了一次，又请几位好友帮我看了看。他们都说：虽然已经过去了不少日子，却仍可一读。并且建议：应该基本保持原貌，不必作太大的改动。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，只是稍加整理，就交付编辑同志。

我当然知道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万花筒式的国家，想要在短时间内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，自然是不可能的。我只能把彼时彼地的一些实地、实人、实事、实感，如实记下，奉献给读者。至于作品的优劣正误，成败利钝，统统交给大家

去评判吧。

顺便说一下，由于这是一部实录性的作品，考虑到其中有些人至今仍在美国，以后也有可能还要长期在地球的那一边生活下去，为了他（她）们的方便，我不得不对少数人的姓名做了点技术处理。尚希读者和他（她）们本人见谅。

（1995年3月—4月于北京）

**1991年10月30日 星期三 晴转阴 北京—上海
—旧金山—纽约**

飞机正在太平洋上空飞行。窗外是一派混沌的、白茫茫的、翻滚着的云海。穿过云海，时而能够看到头上碧蓝、碧蓝的天空，看到机翼下面碧蓝、碧蓝的海水。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看着、看着，不由得便产生了倦意。

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81航班波音747宽体客机。上午10时从北京起飞。下午1时到达上海，在机场办了出境手续后，继续飞行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已经是下午6时多了，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强烈。太阳仿佛被挂在天上再也不能挪动。时间发生颠倒。行前就有人告诉我：今天我们要同地球一起追着太阳飞行，从地球的这一边，飞到地球的那一边。也就是说，要在我的生命史上，多出一个1991年10月30日来。即：10月30日近午离开北京，途经上海、旧金山做短暂的停留，在空中飞行18个小时，到了纽约还是当地时间10月30日的傍晚。因此，我早就做好在飞机上睡